

四川才子

郭沫若的愛與恨（終篇）

●巴山

寂寞感嘆的晚年

居所銀杏守著寂寞

北京前海西街十八號，就是當代文化巨人郭沫若晚年的寓所。他在這座花木扶疏的院落裡，度過了他一生中最後的十五年。

郭沫若居所是一座寬敞的二進四合院，迴廊、暖廊把正房、耳房、廂房和後罩房連接成一體。郭沫若居所室內非常簡樸；西廂房的牆壁上留著他一九六二年的全家合影照片，其中有郭沫若和夫人于立群帶著六個孩子在頤和園的「合家歡」，可惜其中有四人早已不在人間了。

郭沫若酷愛銀杏，稱頌它為中國人之有生命的紀念塔。難怪居所內有九棵銀杏樹，枝葉豐茂，亭亭而立。一九四二年，郭沫若就寫過一篇散文：《銀杏》，來贊頌它。

郭沫若生前喜歡二月蘭。所以，居所的春天，院子裡開滿了淡紫色的二月蘭。郭不但喜歡觀賞它，還喜愛品嚐它；到時，他家的餐桌上總是少不了這道時令的野菜。郭沫若晚年時特為它寫

下一首頌詩，歡迎人們放下點身分，都來和這不知名的草花打打交道。詩的題目就是《二月蘭》：

在群芳譜中自然找不出我們，

我們野生在陰濕的偏僻地裡。

素樸的人們倒肯和我們打交道，

因為摘去我們的嫩苔可以佐餐。

既不要你們花費任何勞動來栽，

也不要你們花費什麼金錢去買；

只要你們肯放下一點兒身分呵，

採過一次，包管你們年年都會再來。

郭沫若晚年生活十分樸素。出國的服裝總是自理，不花國家的錢。平時愛穿的是一件對襟的藍絲棉襖，也是他一生中最後的一件棉襖。

一九五一年，郭沫若獲得斯大林和平獎金，共十萬盧布，全部捐給了「和大」。

一九五三年郭沫若又把收藏了幾十年的二千多冊圖書送給北京圖書館。

五十年代時，他向國家提出停止接受版稅；以後又將自己的稿費捐送給災區和科技大學。毛澤東為他題書了「艱苦樸素」四個大字，被臨摹

在牆壁上。

凡是參觀過郭沫若居所的人，都會感到，秋風過後，院內那些挺直的銀杏樹，默默的比肩而立，它好像展示著郭沫若一生的歷史和滄桑；它直立著，高傲而又蒼涼，似乎守著一份深沉的寂寞。

失誤和悲劇的感嘆

一九四九年郭沫若才五十七歲，他感到奮鬥了大半輩子的理想實現了；他不單是一個文學家、詩人、學者，是學術界、文化界的「頭」，而且還成為國家的領導人之一、政治力量的代表者和政府的執掌人。

他曾提出過：「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文藝界應該有一種健全的民主作風。只准自己批評別人，不准別人批評自己，這樣的歪風是一種專制主義的表現，是不應該允許它存在的。」

一九五四年針對文藝報壓制「小人物」的問題，直截了當地提出在學術上，「不論『大人物』或者『小人物』，不論黨員非黨員，在真理面前是一律平等的。誰都有權利根據真理來作非常

的判斷。」但要實行起來就多麼的不容易了。

在一種統一的意識形態的籠罩下、指揮下，人們只能用統一的觀點、統一的思維、從統一的視角去解釋一切生動活潑、千變萬化著的對象。郭沫若晚年最大的不幸，就是在這種不正常現象下，他是一個代表人物，並成為當時政治權威和權威性的意識形態的一架「留聲機」。如在處理胡風問題、馮雪峰問題上的表態：「胡風集團已不僅是我們思想上的敵人，而且是我們政治上的敵人。」並要求把他打成反革命；這都是完全按個別當政者的指示照辦的。對「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這「三面紅旗」的真誠歌頌；對中共「九大」、「十大」的某些錯誤決定表現盲目擁護；當他知道最高權威對他的書要作為「糟糠」來批判時，便急忙表態「應全部燒掉」等等，完全是一種違心的言行的反映了。

中國的文化政策是處於文化活動與政治需要之間，直接對文化活動和思想起著影響，它甚至於起直接干預和指導的作用。就是在這種情況下，他成爲一位忠實的宣傳者和執行者；強烈的政治責任感、時代的需要、政治的壓力、領袖的意志，都促使郭沫若不得不趨於向政治方面轉變。因郭沫若和毛澤東一樣有著儒家的哲學觀點，他就容易有對領袖的崇拜，再加上毛澤東個人的地位、聲譽、知識和才氣，他也不能不服了；他就不能不接受「毛澤東是主宰一切的」，把毛澤東看成是「聖君」，是精神意志的「聖母」；他就現代社會政治的強力和精神的權威面前失去了自治和自主力。這種難以避免的狀況，是郭沫若

這樣的文化巨人的悲劇。

但我們又要看到，即使像郭沫若這樣的天才人物，如盲目執行領導意志，也會導致唯心主義；因此不能完全責怪他，他也是「人」，不是「神」，他也無力擺脫當時那種處境；不說郭沫若，就連劉少奇、彭德懷等那些赫赫有名的元老，也都一個個落得了什麼樣的下場？這一點，郭是清楚的。

郭沫若晚年的失誤，遭到了一些人的曲解；但也得到了許多人的諒解。總的來說，是肯定了他的成就的；在人們的心目中，他的威望仍然是很高的。

文革初期驚弓之鳥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四人幫」骨幹姚文元在上海《文匯報》發表了《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使這位一向對政治表現敏感的郭沫若產生了失落感和恐怖感。一時摸不清東南西北，再加上毛澤東對「紅樓夢」的批判等，他已感到不妙。郭便給科學院黨委負責人寫了一封信，說：「我很久以來的一個私願，今天向你用書面陳述。我耳聾，近來視力也很衰退。對於科學院的工作一直沒有盡職。我自己的心裡是很難過的。懷慚抱愧，每每坐立不安。因此，我早就有意辭去有關科學院的一切職務，務請加以考慮，並轉呈領導上批准。我的這個請求是經過長遠的考慮的，別無其他絲毫不純正的念頭。請鑒察。」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四日，郭沫若出席全國人

大常委會第十三次會議並在會上發言，說了這麼一段話：「幾十年來，一直拿著筆桿子在寫東西，也翻譯了一些東西。按字數來講，恐怕有幾百萬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標準來講，我以前所寫的東西，嚴格地說，應該全部把它燒掉，沒有一點價值。」

一九六六年五月，郭沫若就多次和日本等國的外賓談到「燒掉」就是「自焚」，是涅槃再生、新生的意思。

他多次檢討自己：「沒有把毛澤東思想學習好，沒有把自己改造好」。他檢討自己身爲全國文聯主席，對出現在「文藝界的一些歪風邪氣，我不能說沒有責任」。郭沫若的這些講話，經毛澤東批示，先後在《光明日報》、《人民日報》上發表，在國內外引起了許多不同的議論和反映。

毛要保郭江青要批

一九六六年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關於開展「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六月一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掃除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後來，北京有一所高等院校便貼出了「打倒郭沫若」的大字報。這時，可把郭沫若嚇壞了。毛澤東知道後親自批示，郭沫若是不能批的，要給予保護。

雖然郭沫若暫時受到毛保護，但「四人幫」一伙卻在郭的兒子身上出氣。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九日，在王力、關鋒、戚本禹等人的指使下，把郭在北京農業大學讀書的兒子郭世英綁架走了，

不知關押在什麼地方。二十日，郭沫若夫婦倆千方百計探聽兒子的下落，不知結果。二十三日郭世英被「四人幫」一伙迫害含冤而死，郭沫若痛哭不已。

一九七三年，江青等人多次去北京大學，組織大批判班子，把郭沫若著作摘錄印發，公開對郭沫若進行批判。被毛澤東發現後，又被制止，併指示：「不能批判郭沫若」。但「娘娘」不放過他，到了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五日，北京召開萬人大會，動員「批林批孔」，江青在大會上又點了郭沫若的名，說郭沫若是尊孔的，並引用了在社會上已經廣為流傳的「十批不是好文章」這句經典性的話。江青把郭沫若喊了起來，站著，聽了江青的指責；郭沫若當著萬人之前，出了「洋相」，差點氣暈死過去。

連遭兩次喪子打擊

「文革」一開始，郭沫若的精神負擔就很重，說話、做事十分小心，已到了什麼程度？可舉例二、三：北京大學文學系一些師生編了幾本文藝理論書籍，要求郭沫若題簽並加落款，郭沫若感到為難，說：「謝謝你們對我的信任，不過，我還沒有蓋棺論定，萬一……，由我題書名，不就把你們的書毀了嗎？」。在「文革」期間，郭沫若根本不願寫詩、做文章，就是贈字，也只好抄毛澤東詩辭或語錄，抄好後再一字一字、一筆一筆的校對，看與書本有無出入，以免出差錯，成為現行反革命；更談不上抄贈他自己的作品和寫詩了。

在「文革」中，郭沫若失去了兩個兒子。一是在部隊當兵的儿子郭民英，因忍受不了病魔的折磨，悄悄地結束了年輕的生命；二是在北京農大讀書的儿子郭世英，被「四人幫」一伙活活地打死了，連屍體都沒有見到。使當時已七十七歲高齡的郭沫若，精神上遭到一次又一次的沉重打擊。

于立群也無法抑制自己的悲憤，她痛責農業大學那群無法無天、慘無人道的歹徒；罵來罵去又有什麼用呢？在極度悲痛中，于立群又責怪自己的丈夫郭沫若，問他為什麼不去找周總理？本來郭完全有機會去找周恩來的，因為郭世英被抓走的當天，郭和周恩來在一起主持一次外事活動，郭就坐在周的旁邊；但郭沫若考慮到周總理當時的處境，什麼也沒有講。郭沫若在受到妻子的責難後，呆若木雞，半天才說了一句話：「我也為中國好啊……」，他再也說不下去了。

又一次得到了解放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來逝世。噩耗傳來，郭沫若悲慟欲絕，病情頓時加重。一月十五日下午，郭沫若抱病參加周恩來的追悼大會，表示他對周恩來的最後敬意。

郭沫若比周恩來要幸運的是，他終於看到了「四人幫」的垮臺和被投進監獄的一天。

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四人幫」被粉碎了。消息傳來，他按捺不住心頭的興奮，呼喊著：「我們又一次得到解放」。就在他那張剛抄完兒子郭世英的日記和翻譯抒情詩的書案上，他欣喜若

狂，揮筆疾書，寫下了膾炙人口的《水調歌頭·粉碎四人幫》：「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幫……」。

周恩來逝世，對郭沫若影響特別大。郭沫若在一〇一醫院裡，日夜想念周恩來，心情極其悲痛。一九七八年六月十一日下午郭沫若的病情突然急劇惡化；六月十六日十六時五十分，這位文壇巨將——郭沫若的心臟，停止了跳動，與世長辭了。

一九七八年六月十八日，鄧小平在郭沫若追悼會上致的悼辭，對郭沫若一生進行了高度的評價。他說：「郭沫若是我國傑出的作家、詩人和戲劇家，又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早在『五四』運動時期，他就以充滿革命激情的詩歌創作，歌頌人民革命……是我國新詩歌運動的奠基者。」

同時，許多文化界著名人士、社會團體和國外友人，對郭沫若的逝世，都表示了沉痛的哀悼。如：

茅盾的悼詞稱：「郭沫若是中國文壇上的彗星，是五四運動在詩歌方面最熱情而豪放的反映者，可說是舉世無雙。」

夏衍說：「郭沫若是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先驅」。

劉白羽說：「郭沫若的一生是驚雷閃電的一生，他的熱情如熾烈的火焰，他的精神如鋒銳的利劍；他的一生正是一曲最嘹亮的、激蕩震寰、迴旋大陸的雷電頌」。

曹禺說：「郭沫若是國家的領導人，科學院



郭沫若在書房留影。

院長、中外聞名的大學者、大詩人。在我們心裡，郭沫若是我們最尊敬的老師，是我們人生道路上的第一位引導者，我們的啟蒙老師」。

郭沫若逝世後，不少朋友、同事、各個方面的知名人士都很惋惜和懷念他。如趙樸初的輓詩是：

詠風驚才贊涅槃，真從烈火出新輪。

千秋著述關時會，一代風流重斗山。
殷契深功採史闕，屈騷妍演壯文淵。
騎鯨人往儀型在，願助群髦共繼攀。
如許德珩的輓詩是：「惜別詩二首」
(一一)
郭老遺體今歸葬，榮命送至八寶山。
從茲永別文豪面，長留浩氣在人間。

(一二)
夕陽晚照歸途路，氣壯山河志永留。
我願學君至到死，能成一二度春秋。
又如趙丹的輓詩是「敬悼郭老」：

火是詩情海是文，焱焱焱焱總是春。
敢頌雷電破長夜，李杜屈子後有人。
驚濤駭浪泣鬼神，白髮三千赤子心。
追隨紅日傍總理，銀河萬古一星辰。
還有如李準的輓詩是七律「悼郭老」：
痛聞駕鶴去蒼穹，文陣新軍失總戎。
偉筆淋漓倒滄海，悲歌警策動邊城。
江河流淌女神淚，草木飄零屈子情。
藝苑春天遺願在，光輝璀璨照長征。

郭沫若這位文化巨人，他帶著一生的光輝業績，走完了八十六年漫長的征途，像一顆拖著光芒的巨星，在天穹飛逝了、隱翳了。

他並沒有隕落，也永遠不會隕落；將長久在廣漠的宇宙中橫空飛馳。

正如他在一九二〇年寫的《鳳凰涅槃》中詩句：

悠久便是你，悠久便是我。
悠久便是他，悠久便是火。
火便是你。
火便是我。
火便是他。
火便是火。

我們相信郭沫若這一束火是永久的、永遠不會熄滅。